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兑现了当年的庄严承诺：世界给北京一个机会，北京会还世界一个奇迹。百年溯梦，中国人究竟经过了哪些艰辛历程，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孙晶岩创作的，首部全景式记录筹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为我们讲述了筹办奥运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品以开阔的视野、激情的笔调、浓墨重彩地以全景的视角描绘了北京筹办奥运的历程，从申办奥运的艰辛到奥运象征“水立方”、“鸟巢”的设计与建造，从通往金字塔的奥运备战录到点燃激情的“祥云”火炬传递，从志愿者美丽的微笑到媒体村内记者们的秘密较量，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都在本书中得以体现。作者对重大事件的描述不是局限和拘泥于单一事件或人物的叙议，其目光和笔触也不仅仅局限于北京奥运会，而是将视野扩展

□王智

饱含深情 谱写奥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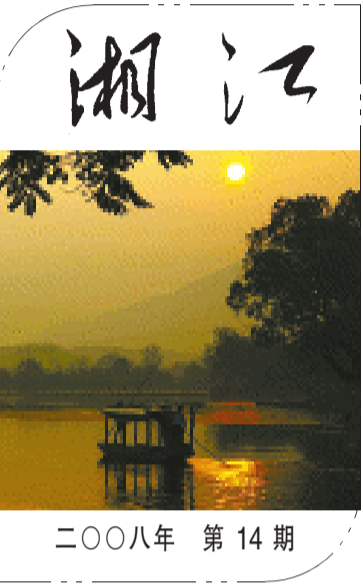
到和奥运相关的各个层面，立体式地展示奥运“台前幕后”的筹办过程，向读者展现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锲而不舍的精神风貌，同时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些曾为奥运默默奉献的人们。

一篇好的报告文学除了其新闻纪实性、也有文化层面的思考。作者在对人物事件进行讲述时，时常能看到其极具文化意味的深思。当谈到“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单刀赴会，首次参加奥运会时，“国富民强，国穷民弱。一个潦倒的国家，子民的尊严从何谈起？”“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听起来有点像东

方夜谭，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上帝造就了一个体育天才，可他却因为国家的孱弱而惨遭失败。”作者由此而生发的带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个性化思考，体现了她作为报告文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她在让读者享受喜悦、了解真相的同时，也提醒读者勿忘国耻，情系中华。她饱含深情地歌颂“新北京，新奥运”，用手中的笔书写了一幅北京奥运会的绚丽画卷，展现了中华文明与奥运精神，当代中国与世界潮流的大交汇、大融合，记录着中国划时代的一段历史。

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没

有从理论到理论的叙述，而是刻画出了一些光彩四溢的人物，将全景式的宏观鸟瞰与局部的微观透视有机结合。筹办奥运是一项系统工程，书中的人物也是精英荟萃，有用气象保证奥运会开幕式和火炬登顶珠峰的科学家——国家气象局副局长卢如聪，有志愿者的牵头人——奥组委志愿部部长、北京志愿者协会会长刘剑，有奥运项目办主任、国家游泳中心董事长康伟，有新闻大战的实践者，采访过六届奥运会的资深体育记者陈昭、缪鲁和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李湛军，有培养出



二〇〇八年 第14期

很长一段日子都在娄底与长沙间往返，忙于公务。这天早饭后，准备返程，同事说还想办件事。我说去吧，我在宾馆等。

其实我没在宾馆等，我是想借此机会到就近的街上走走，找找旧书店，淘点书。可湘雅路一带怎么也找不到一家这样的小书店，只有纷纷扰扰的人流耀武扬威的车流和性感十足的广告招牌。

走着走着，有水的湿润向我飘来，一看，前面是湘江大道了。驻足路旁，让各色车辆尽情地奔驰之后，找个空当过了斑马线，走进了湘江边宽阔的绿化带。

我是第一次步行这段路。我悄无声息地走上了与湘江大道并行的江堤。

不是我悄无声息，是我走进了悄无声息。

竟然是这般的静！我仿佛是一瞬间就在没有世人打扰的天街上漫步。

天是阴着的，感觉中有一层淡淡的轻纱朦胧在空中，那是从江面的湿润与那似有似无的水气中感觉出来的吧。甚至感到有极细的雨霏在飘，脸和发梢间有些许的凉意。其实无雨，亦无雾，我这才感到，眼前是一片久违了的诗意。是撞进了韩愈那“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如烟柳里呢？还是撞进了王维那“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的《山中》呢！

我知道，是我那被尘嚣粗糙了的视线，突然间被这湘江的水色和这水色养成的静谧滋润了。

我开始用心地享受着这一份静谧。我这才发现，这长长的江堤上，原来只有我一个人。

我就走在这种湿润的静谧之中，走在“空翠湿人衣”的唐诗里。江边泊着一长溜渔船，渔船刚刚醒来，还有点睡眼惺松。这现代的都市旁边还

当你跨过洞庭湖大桥，越过中国内陆最大的“水立方”，你身上的汗腺立马就变温柔了，白花花的阳光变成了绿晃晃的林荫。只要你闭着眼睛做几次深呼吸，让自己的身体从夏天的捆绑中挣脱出来，慢慢释放、慢慢开放，再一睁开眼，你就会像一个梦游者溢出温软的呓语，“妈呀，君山的团湖到了！”

下得车来，金庸笔下的君山团湖荷花公园真的像武侠小说中的人间仙境。让你惊、叫你喜，你都不敢打开相机，就怕咔嚓一下让眼前的美景相机。你也不敢松开挽着的另一手，生怕幸福会少了一半。且慢，暂不要随大队伍走，咱们先拐一个弯，走过荷亭，《荷花赋》也毋需去读。映入眼帘的是几个杨柳拂岸的小荷塘，踏上工艺的荷形莲样的小石墩，你就徜徉在荷花博览园了。只有这里，才可以看到品种多样的荷、姿态各异的莲。乍一看，也只知道是满塘的绿，不听专业的人员讲解，也分辨不出哪种是青、哪种是蓝、哪是墨绿、哪是瓦蓝，点缀在荷叶中间的，有常见的红莲花，最亮眼还是白莲花，特别的素雅，十分的高贵，你定睛细看，是一种乳白，花瓣底部敷了一圈浅淡的绿晕，

有这么多原始的渔船，是我没想到的。省城之滨，湘江北去，该是各色时髦轮船争宠呢，这里竟然还陈列着如此的古典！当然也有一艘乳白色的中型游轮气魄于渔船之中，但这时并不显示它的高贵，而是很谦逊地和渔船们进行着时空的对话，俯仰之间因了江水的附和，也就和谐在这日月晨昏、潮起潮落之间了。

□安敏

一个人的长堤

长堤静谧着，江滩也静谧着，只有少许的船头有人洗刷着。这时有一个人开始与我并行，只是我在堤上，他在水边。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还握着一根小竹竿，他的眼睛盯着水边，盯着脚下，不时见他躬下腰去，捡起一个什么东西丢进塑料袋里。他走得快，眼睛扫描的速度也快，捡东西的动作更快，看着就到我以前很远了。我不知道他在捡什么，是夜湖里冲到滩边死去的小鱼？或是蚌壳？或是……垃圾？我看不到那水边有什么，它不像海边那平坦的沙滩，这里只有乱石，只有浅浅的浪花溅在他的脚边。我本来想下江堤去看个究竟，终于没有。我宁可就这么猜测与想象，想象着湘江早晨的赐予，想象着这个沿江而拾的人——就叫他赶潮的人吧——满意的收获。在大海边，早起的渔家人是有赶海的习惯的，夜里的海潮会为海边的渔村送上点什么，赶海是不会空手而归的……

突然，有一两声雄浑而高亢的歌声在江边飘开。再听，是有人在练嗓子，听得出有点专业素质。我循声望去，不见人影。这江边啊，对于唱歌的人来说吊嗓子自然是最佳场所，我分明是又听见了这声音，那音域极其的辽阔。可人在哪呢，引颈望去，长长的江堤上依然是我。哦，怕是从那游船上飘过来的了。

我走进了长堤中间那古代战船上巨帆一样的遮阳篷下，这是长堤上的广场。这时我也才有了长堤上的伙伴，一个清洁工。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环卫工人的制服，脸色白净，长得很帅，加之头上还戴了顶摩托头盔，就有几分酷了。他一手抓着灰斗，一手抓着扫帚，细心地清理着长堤广场上的垃圾。清着扫着，就见他抬头扭扭脖子，放下手中的工具，伸了伸腰，趴下去做起俯卧撑来。这就引起我注意他了，

□卢宗仁

君山看荷

摇曳，游船穿梭，燕影逗点。仿佛是一台气势磅礴的大型舞剧，以其奔腾的激情狂泻而来，叫你目不暇接，一颗怦怦的心再也抵不住无声的诱惑，恨不得一下子扎进团湖，拥抱绿色，狂吻莲唇，让每一个细胞燃烧，让心与荷一起澎湃！

登上游船，世界突然变得那样宁

我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立起身，双手冲江边伸展开来，瞬间，一串辽阔的音符就覆盖了江面……

我痴痴地聆听着，有点茫然，原来我先前听到的歌声是他发出来的！

这声音，这工装，这劳动，这帅气，真的让我有点迷惑。他吊了几声嗓子后，往帆篷里走去，那里

靠着一辆单车，他从挂在车把上的塑料袋里取了点食品出来。看得出那单车的破旧。这是一位爱吊嗓子的清洁工呢，还真的就是一位歌唱



演员？甚或，他是在帮他的妻子顶班？

各种可能都有，这是生活的某一页某一个章节。我是在静静的溜达，这个时候这长堤上没有人溜达，只有两个人伴着我，一个是在江边捡拾着什么的赶潮的人，一个是在长堤上吊嗓子的清洁工。我走着的是一段诗意，这是诗意的两个细节。我想我也不能沉浸在唐诗中了，该走出唐诗去做点什么了。

我就这么一转身，满眼立马喧嚣。湘江大道上车在疾驰，人在奔走，脚手架在升空。

我奇怪我刚才怎么就听不到这些了呢，心里怎么那么宁静呢？这是我的心想静一静罢了。而江堤又的确是静的，都在忙，所以早晨的长堤就静了。我也不可能一直走在这静谧中，我还是得融入那喧嚣，把静静的长堤，留在身后吧。

再回到这喧嚣中，仿佛有了一种歌唱的感觉。是长堤上那清洁工在领唱么？是湘江边那赶潮的人用手手中那根小竹竿在指挥么……

□文热心

故乡的月夜

记月夜，还是故乡的夏。

月到中旬，“银盘”挂在瓦蓝的“石板”上，如水的银光泻遍“石板”又泻向人间。“石板”上的“钉子”只能无奈何地眨着眼睛，发出朦胧的黄光，与月亮相比，它们只是天上的萤火虫儿；什么星河灿烂，在月亮面前，它只相当地上一条浑浊的小河，而月亮是清澈如镜的大湖。月亮，才是这个天的主角、中心。

皎洁的月色下，是我的人间。

农家省去了油灯，母亲在月色里缝补浆洗，父亲和人谈天说地。奶奶坐在她的竹椅上，用一把草扇为横七竖八躺在竹榻上的弟妹们扇风，爷爷躺在他专用的睡椅上滋滋有味地喝着他的青茶，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无垠的天穹，更盯着最明的月亮。我看见那里头似乎有一个人影，做着劳作状，我看见了那里头似乎还有一棵如伞的大树，母亲头随着月亮的移动在漫无边际地扩散。“月亮里好像有棵树？”奶奶说，那是一棵桂树，张古佬犯了法，玉皇大帝罚他砍树；那树一砍一合，张古佬不晓得砍到哪一年？要是神仙帮忙，把树砍倒呢？爷爷接声，蠢崽崽，不可能，玉皇大帝断的，谁敢改变？玉皇大帝管天管地管阴间还管神仙，哪个敢调他的皮？月的话题就这样无序地延伸，他们告诉我月升月落的“规律”，告诉我日、月、小（金）星清晨同辉的奇观，告诉我“天狗吃月”的不吉之兆。那个晚上，银盘似的月亮周围竟有一圈黄色的光环，他们说那叫“用”，爷爷顺口念出“日‘用’长江水，夜‘用’火烧天”，接着解释——如果日头周围有这一光环，那是涨大水的兆头；月亮周围

有这一光环则是天旱的“预报”……月亮偏西，银光仍然；近处小河哗声微微，远处传来两三声狗吠；轻风吹过，凉凉爽爽，人们就在这平平安安、静静谧谧、温温馨馨里进入梦乡。日后，我知道了“天狗吃月”就是月食，是地球将太阳光挡住了，弄得月亮上黑暗一片；所谓“用”其实叫“晕”，是由水蒸气凝聚的；除了月晕还有日晕，两“晕”的出现，天气没有不变的。也知道了月宫的张古佬“学名”叫吴刚；那里头除了他以外，还有嫦娥，玉兔等。令我不解的是故乡的月亮故事里怎么没有嫦娥这“第一主角”？只是以后我再也没有领略到故乡夏夜里那种平平安安、静静谧谧、温温馨馨的气氛。

“因为夏月不再在我的心里。”明白这个道理我已是成年。

回想当年故乡的夏月。月将银光毫不吝啬地泻在人间，给了黑暗中人们难得的光明；这光是那么柔和，不像太阳那样有时热烈得叫人烦躁，因而人们一想起柔情似水时，就将月亮一比作比；月盈月亏、月升月落、月里故事，又给人们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天人合一，想得最多还是月与人，人们把温柔的女人比作月亮，传统的女人们似乎乐意接受这一“冠名”，于是就有了人间许多月色浓浓的女人名字，能说“李清照”的名字与月亮无关，能说武则天自造的那个“专有名字”毫无月的含意？还有更多的月娥、月娇、月英、月娥等们……

月柔、月冷、月阴、月静，但在有月的地方弥漫的是一种温情、温馨、温暖，难道这和代数中一样，负负得正？

□聂鑫森

大爱无私天地间 ——怀念盛素钦老师

我依稀记得，已故著名诗人臧克家，曾在一首名诗中说过这样的话：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当我惊悉盛素钦老人溘然辞世的消息时，眼前立即浮现出她清瘦而慈善的面容，耳边回响着她亲切而低沉的长沙口音。她分明还硬朗地活着，活在我与许多人的心中，放下一棵不老松，散发着大爱无私的芬芳！

我认识盛素钦老人，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当时已调离木材公司，去了《株洲日报》，但家仍安在这里。幼小的儿子聂耶，就寄托在该公司的幼儿园里。而我们称之为“杨妈妈”的她，是园里一个临时的幼师和保育员。她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离开这里，所有的孩子都被她视之为孙儿、孙女。家长来接送孩子时，她会如数家珍地叙说孩子吃了什么，睡了多少，笑起来怎么可爱，学语时如何手舞足蹈。至今我还记得她夹杂在话语间的爽朗笑声，记得她对家长的殷勤叮嘱。

我们之所以叫她“杨妈妈”，是因为她的丈夫叫杨居山。我曾多次到杨家与他交谈，这位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并屡立战功的老军人，负过重伤，尔后又饱经磨难，身体显得很孱弱，说话也就极为平缓。他很少谈及他的辉煌与坎坷，除了情不自禁地说起他手头要做的工作之外，更多的是叙述几十年来老伴与他的相濡以沫，以及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然后，他轻轻地叹息：“因我的伤处，我们永远不会有一儿半女了，但我没有半点怨言，却选择了幼师的职业，为的是让每个孩子健康平安，为的是让家长门专心专意地工作。”

1990年，杨老因病辞世，盛素钦老人悲何以堪。此后，木材公司改制变成了“江山置业”，她一生中没

本身就有着旁人无法企及的采访条件，因此，她的眼睛必然会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生动细节。作者在叙述中力求客观冷静，以保持原汁原味的真实性和现场感。结构上，在客观的“报告式”的正文之后还附上了“采访手记”。前者客观叙述了奥运事件本身和奥运人物事迹，“采访手记”则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或补充作者对人物的采访或抒发对奥运、中国的探讨与思考，全方位地理解事件的表层与深层的真相。它的重点在于超越了文本所述事件、人物或问题的一般层面，进而对人类生存本质进行哲学的、伦理的和道德的深入思考，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与作者的美好愿望。作者在勤奋求实的写作中也深深地被称为北京奥运默默奉献的普通人所打动，“筹办奥运会的人都是热心肠，写奥运就是在与一些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人打交道，……他们才是这个会的主角，……他们是真正的奥运英雄”，这是情感的体现，更是力量的源泉。

有这一光环则是天旱的“预报”……月亮偏西，银光仍然；近处小河哗声微微，远处传来两三声狗吠；轻风吹过，凉凉爽爽，人们就在这平平安安、静静谧谧、温温馨馨里进入梦乡。日后，我知道了“天狗吃月”就是月食，是地球将太阳光挡住了，弄得月亮上黑暗一片；所谓“用”其实叫“晕”，是由水蒸气凝聚的；除了月晕还有日晕，两“晕”的出现，天气没有不变的。也知道了月宫的张古佬“学名”叫吴刚；那里头除了他以外，还有嫦娥，玉兔等。令我不解的是故乡的月亮故事里怎么没有嫦娥这“第一主角”？只是以后我再也没有领略到故乡夏夜里那种平平安安、静静谧谧、温温馨馨的气氛。

“因为夏月不再在我的心里。”明白这个道理我已是成年。

回想当年故乡的夏月。月将银光毫不吝啬地泻在人间，给了黑暗中人们难得的光明；这光是那么柔和，不像太阳那样有时热烈得叫人烦躁，因而人们一想起柔情似水时，就将月亮一比作比；月盈月亏、月升月落、月里故事，又给人们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天人合一，想得最多还是月与人，人们把温柔的女人比作月亮，传统的女人们似乎乐意接受这一“冠名”，于是就有了人间许多月色浓浓的女人名字，能说“李清照”的名字与月亮无关，能说武则天自造的那个“专有名字”毫无月的含意？还有更多的月娥、月娇、月英、月娥等们……

月柔、月冷、月阴、月静，但在有月的地方弥漫的是一种温情、温馨、温暖，难道这和代数中一样，负负得正？

我依稀记得，已故著名诗人臧克家，曾在一首名诗中说过这样的话：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当我惊悉盛素钦老人溘然辞世的消息时，眼前立即浮现出她清瘦而慈善的面容，耳边回响着她亲切而低沉的长沙口音。她分明还硬朗地活着，活在我与许多人的心中，放下一棵不老松，散发着大爱无私的芬芳！

我认识盛素钦老人，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当时已调离木材公司，去了《株洲日报》，但家仍安在这里。幼小的儿子聂耶，就寄托在该公司的幼儿园里。而我们称之为“杨妈妈”的她，是园里一个临时的幼师和保育员。她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离开这里，所有的孩子都被她视之为孙儿、孙女。家长来接送孩子时，她会如数家珍地叙说孩子吃了什么，睡了多少，笑起来怎么可爱，学语时如何手舞足蹈。至今我还记得她夹杂在话语间的爽朗笑声，记得她对家长的殷勤叮嘱。

我们之所以叫她“杨妈妈”，是因为她的丈夫叫杨居山。我曾多次到杨家与他交谈，这位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并屡立战功的老军人，负过重伤，尔后又饱经磨难，身体显得很孱弱，说话也就极为平缓。他很少谈及他的辉煌与坎坷，除了情不自禁地说起他手头要做的工作之外，更多的是叙述几十年来老伴与他的相濡以沫，以及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然后，他轻轻地叹息：“因我的伤处，我们永远不会有一儿半女了，但我没有半点怨言，却选择了幼师的职业，为的是让每个孩子健康平安，为的是让家长门专心专意地工作。”

1990年，杨老因病辞世，盛素钦老人悲何以堪。此后，木材公司改制变成了“江山置业”，她一生中没